



序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每次捧读经典，我们都仿佛是在重温生命中那一段曾经十分熟悉的内心律动，以及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与美丽。我们的心会一下子被击中，就像多年以后，邂逅一个知音或是老友，在灯光和音乐中与你对面，细诉别后的风尘。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每次重读经典，我们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新发现。读得越多，我们越是觉得它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经典，从不会耗尽它要说的一切。每一次温故，都是知新。

所以，无论时空怎样变迁，无论世界怎么转变，我们的心灵，始终向往经典的恒定、纯粹与隽永，向往经典中那熟悉而又亲切的故园之思。经典，它是物质之外的性灵，是流俗之上的精华；是驳杂之中的至纯，是重压之下的逸放；是人文的温暖，是乡愁的慰藉；是无可替代的贴心，是无尽流浪途中那一抹希望和爱的灯火！

从先秦的《诗经》、晚周的诸子和骚体诗、汉的乐府和辞赋、六朝的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中国文学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那份哗哗流淌着的美丽、浪漫和优雅，曾经多少次激动过我们物化的心灵哟！

从日本的俳句“古池，蛙跃入，水之音”，到印度泰戈尔的“天空中没有鸟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尺幅千里、语短情长之中蕴含了多



Chapter 01

水之音

应这季节，身着若草色的装束，深青色里薄青色面，衬得那雪色的益发白皙。捧起茶杯，被那浸透茶香的氤氲水烟熏着，整个人也感到充盈丰润，像一片叶子似的舒展开来。

水之音

天短夜长的某日，懒于点灯，但又因此无可事事，便早睡下了。此间时令物候，与从前住的地方不大相同。天气刚刚回暖便不断地下雨，有时候连日连夜的，令人有些不知所措。这样的雨天不便出门，白天里只好读书，晚上只好睡觉，终日形单影只地度日，几忘世上倥偬日月。记得还在冬天的时候，收到友人的书信，约定寻个晴好的日子，去远郊的河边。如今，信还在书本里压着，落落寡欢的，颇有些恼恨的模样。关着的门窗之外下满了雨，不知何时侵入屋角的湿气，把柜橱里的书都浸软了。担心这些书，尤其是墨笔书写的手抄本。用炭火的热度去烤干，纸质会变得硬脆。该有个晴天，能把这些书拿出来晾晒一下就舒服了。

整理手抄本的时候，不免取出翻看着。抄录着松尾芭蕉作品的一卷，为首的，自然是那支关于青蛙跳进池塘的名句：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

曾经非常意外这支俳句竟然会如此有名。比起从前读过的诗，这



支俳句朴素到近乎无色。不过，1686年的四月间，江户的诗人们聚集在芭蕉庵，进行了一场以青蛙为题目的俳谐连歌赛会。辑录赛会作品的诗集将这支俳句置于首位：四十三岁的芭蕉在当时写下的这支俳句，成为他一生中最为传诵的作品。

这支俳句的译文有很多，辑录在册的有：

蛙跃古池内
静滞传清响

再比如：

古池碧水深
青蛙扑通跃其身
突发一清音

再比如：

古池畔
青蛙一轻跃
水丁冬

再比如：

古池塘
蛙儿跳入水声响

抄本上，还有最直白的译文如下：



人与世间万事万物的相连，能真正凭借的只有思绪。无限思绪能自这一点生发，俳句凝聚的力量便凝聚在这一点上。换言之，俳句中的几个字，是一个话头，也是一线机锋。从此话头或者机锋延伸开去，这样的延伸始终是自由而随意的。

这样自由而随意的延伸，最终能够走多远，又能够到哪里，实在是取决于观者本心的事。比如眼前的这支俳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境观望，必将生发出不同的感受。倘若有心将每种感受延伸开去，又将通向无穷无尽。可是，强把任何一种感受赋给俳句，却又是徒劳无益的。俳句意境之空，几近无形无相而能包容万物。但将俳句的“思想感情”定位于这无尽万物的任何一端，都是无谓的执着。观者执着于水中无边无际之照影，则不免被五色所迷；执着于水声无穷无尽之变化，则不免被五音所惑。曾闻道者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故为道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致虚极守静笃，观万物并作。又闻佛者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知世间万物，随缘起缘灭而生无穷不尽之相。与其被无尽不实之相牵引追逐、疲于奔命，莫若反观自心，放下想要赋予意义的执着，自文句着墨的一点，随心所欲地放纵思绪周游于无尽虚空之中——如此，则何乐而不为……

信笔写了以上这些关于堂皇佛道之理的话，再写下去，自己也要受不了这种自以为是的口气了。其实归根结底，只是懒，懒得想太正经的事情：也许是在当日子被迫勤奋正经得过了头，从那以后，再欲勤奋正经而不能了。不过，紫式部的日记中，的确曾经记述过如下之事：清少纳言为作关于杜鹃的和歌，特意乘车到郊外去聆听杜鹃的鸣叫声，结果空手而归，一句歌也没能作出来，甚为扫兴。可见强将心境赋予自然万物，又或者，强将万物赋予心境的，徒劳无谓，既无赖又无谓。所谓无赖者，不给个答案什么的不能应酬差事——或应酬他

寂然无声

元禄四年（西元 1669 年）的冬天，松尾芭蕉回到江户，在他平生的第三处芭蕉庵住了下来。同已经毁去的前两处一样，这处芭蕉庵仍然是他的门下弟子建造的。与他同住的有他的侄子——同为俳句作家的桃印；还有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后世称为至爱寿贞尼的那位。与他共同居住的这两位亲友，都在养病之中。

可以设想，老病景境中的三人，如何消磨着为人所羡的清静，和为人所叹的荒凉。但即使是这样的生活，仍令他感到不安。络绎不绝的访客令他心烦意乱：偏是想清静的时候偏有人来——寄身尘世的苦恼，总是令人无可奈何。

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芭蕉抱怨道：被人搅扰，心神无宁日。此间，他以教学谋生，还出面参加俳谐的聚会。直到元禄六年之秋，芭蕉对俗世的无尽叨扰忍无可忍，闭关隐居，谢客一月之久。但终于同自己和解了，在他求索毕生而终于获得的“空灵”之境界中。

さびは句の色なり。

虽然未曾亲临，却莫名地相信：比起祭祀东照大权观的日光东照宫，轮王寺应该更引人入胜，也是芭蕉俳句中“日之光”的隐喻所在。修建于元和三年（1617年）的日光东照宫，其所供奉的东照大权观，只不过是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神格化的象征。比之传说中以佛法驱除邪道、泽被后世的日光胜迹，俗世间以血腥杀戮开创的文治武功，毫无疑问是远远逊色的。

空海大师，即为后世所称的弘法大师者，乃为平安时代的高僧。曾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与最澄等遣唐使共同前往唐土，三年后回到日本，创立了真言宗。空海大师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传说东瀛文字中的平假名即为他所创立。与同时的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笔。其著作《文镜秘府论》，又称《文笔眼心抄》，按照天地东南西北分为六卷，收录了王昌龄、皎然、沈约等人的诗文理论。前朝时候，此书从东瀛传回唐土。六朝至唐时的诸多散佚文献，借此书得以保存。

佛法禅宗与俳句的因缘，并非自芭蕉肇始，但自他的笔下开始变得不可分割起来，却是毫无疑问的。元禄二年的深秋及其之后的两年间，芭蕉陆续拜访了一些朋友，前往京都及琵琶湖做短暂的旅行。在此期间，他的门下弟子将他历年的俳谐之作辑录成集，命名为《猿笠》。这本诗集，概括了他宽永二年的奥州之行中达成的美学观点。这是他在有限的人生里，所能达到的俳句的最高也是深远的境界。从此以后，无人能够企及。

《猿笠》是芭蕉一生的阅历，《奥之细道》的旅行，则是其中最杰出的篇章。而同所有“最杰出”的作品一样，这篇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之前，有作者一度躁郁乃至充满恶性的心境；也有作者主动踏上回归自然的旅途，并试图与自己和解的不懈努力。而在此之后，则是作者从厌倦尘世到重归平易的心路历程。无论如何，作者一生中



的旅程，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无论是在荒凉的深山郊野，还是为俗世喧嚣不安所搅扰的平居生活。旁人所见，形只影单的作者，陪伴他的始终只有自己。旁人所不能看到的，他与自然为友，在无需言语的交流中探索着，并随意不拘地记录下那些交谈中的有感于心的只言片语。

可以想见，日光山的旅行中，作者的心情是光明而愉悦的。日光中倏然而新的绿叶，便是这心境的真切写照。能够体会，在这雨后初晴的日子里。隔着垂帘，望见深远的林间，那无边无际的绿叶正被阳光渲染着，散发着晶莹明灿的光辉。

* 若叶者，嫩绿中微带浅黄的新生叶，有别于纯然绿色乃至深绿的青叶。此俳句中以“青叶若叶”作为季节语，因为或浓或淡的叶色正是初夏时节标志性的物候景观。叶色中浓淡有别，明暗有致，描绘出深远的林间之景。以若叶作为季节语，在《万叶集》以及平安时代的紫式部的作品中皆有所见。自此以后的歌句作品中，又有特别指出若叶的种类，比如柿若叶、椎若叶、榎若叶等等。

| 五月雨 |

睡下的时候稍微有点困，躺了一会儿，却越来越睡不着了。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屋子，让关在门窗外的雨更加清响起来。尤其因为窗外正有一株阔叶的树，不厌其烦地被雨点打着，耐心倒是令人佩服。有时候，忽然雨声倏忽地清响起来，随着又倏忽地低落下去。于是便知道，是有风在吹动那斜长的雨线了。

水的声音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化作雨的时候。想那极深的水里也该有声音，但那声音一定极其微妙，除非变成鱼，很难欣赏得到。海边总是遥远，从来不是能顺路去到的地方。宅性深重之人，恐怕宁愿在肖想中欣赏景物的人，连附近郊外的河边走走都显得有点不切实际，更不必说深藏在山中的溪流和涌泉。水井就在切近之地，可惜太过沉默寡言。尤其有月亮沉在其中的时候，附近井栏边观望，清冷的迷幻中又不免令人感到阴森。中庭的池水总有可观之处，可惜沉浸在花树山石的雕饰中，作为背景，即使有什么声音也不甚引人注目。况且，连年如是地终日相对，难免相看两厌了呢。

多年前，修行中避居于无佛寺。居处窗外的有断崖深潭，夜间望

访问的来客，月光之外，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莫过于化身为雨的水声。被雨声吸引的时候，随意披上外衣，提着月灯到廊下。近处的暗被灯光照淡，更远的照不见的地方，沉浸着无边无际的浮想。没有比这声音更令人浮思连绵的：无边的暗中，听着雨声的点滴落下，才能想起日里常见却被淡忘的事。西向的窗格总是关着，窗外的那棵树就被忘记了，直到从下雨里听到它的声音。楼梯延伸在风檐之外的一两级，在雨中发出沉实的低声。这让人记起它原来是中空的，而许多年前的某个夏天的傍晚，曾跟某位好友在廊下的木地板上玩玻璃弹子。有几颗漂亮的珠子滚落到那一两级木楼梯后面不见了。当时天色已晚，说好第二天白天再去找，睡过一觉，两人却都忘了。曾经朝夕相伴游戏的那位好友，听说去年转去了更远的异地供职。想要见面什么的，更难了。唉，人生种种琐碎的感触，只有在雨声中才能重拾起来。因为人在晴天的日子里，不是忙着做事，就是忙着寻开心，没有时间想得太多。于是心想着，有机会应该多去听各种各样的水声。纵使只在心中浮光掠过，毕竟也会留下可供日后怀念的照影。须知道，人到晚年时的时候，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太多。到那时候，唯一能够常常做伴的、又能牵引无尽心绪的，大概就只有雨声了。

漫无边际的雨夜，浮想联翩。闻穿林打叶之声，辗转中胡思乱想着，不觉昏昏欲睡。雨声里，不知是梦是醒，变回了多年前旅途中的自己：披着外衣，将被雨淋湿的笠帽拿在手上，在废旧寺庙的廊下避雨。是处陌生荒废的殿所，庭中衰草茂密，小心地向虚掩的门中望了一眼，殿中昏暗，只觉得破败不堪。由是，心中不由得因为孤单而慌张起来，正当这时，微闻半隐在暗中的轩端响起窸窣之声。此时，已知道自己是在梦里。但仍不免害怕着，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全当那声音是自己听错了。又过了一会儿，一团灰暗毛绒的东西从那暗影中蹭出来——原来是野兔，若不是此地的居民，大概和旅途中的自己一样，是来暂避疾雨的。



梦。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世界全都变了，不知作何感想呢。

从前住在海边的时候，常跟朋友到海边钓鱼。垂钓的时候随便将只笼子系在栈桥的扶栏上，垂挂到水中去，没打算捕到什么。天晚要回家的时候，将笼子提上来，发现里面趴着一只矮胖的鱼：没有鳞，黑得发亮的底色中，隐隐透着深红深绿随意交织的细纹。一张脸丑得可爱，嘴角边吐着泡，看起来怒气冲冲的。不过已经身陷囹圄中，那原本细小的眼睛瞪得怎么大，也无济于事。生气也是无法了，虽然可怜可叹。须知人生中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面对何人何事，生气永远都是没有用的呀。

白魚や黒き目を明く法の網

白鱼啊/黑眼明眸/无可奈何陷法网

所谓的白鱼，也叫银鱼，就是鲱鱼的幼鱼。不过眼前的这只肯定不是白鱼什么的，只是长相稀奇古怪而脾气又十分暴躁的一个家伙罢了。将笼子提起来的时候，忍不住伸手指去戳了戳那条鱼的肚子，实在肥软可爱，几乎想带回家去养做宠物，全不在乎当事鱼无辜的盛怒。不过转念又想起，将海鱼养在家里，非得时常更换海水不可。虽然就住在海边不远的地方，但日日不辍地来提水，想着就很麻烦。于是将鱼从笼子里摸出来，双手捧着，送下水去放生了。

去年夏天的时候，收到好友寄来的海边生活的写真和绘卷。绘卷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海边暮色的写意画，描摹的不是绘卷中常见的落日余晖，而是阴天的黄昏时候，铅灰色的浓云低压在海面上，暴雨蓄势待发却又迟迟未至。从海边林木那倾斜的树梢，可想当时风声呼啸。海面那几乎墨色的背景之上，无序错织海浪端缘的白痕。日常



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

一件事情的意义，在于过程还是结果？古往今来，这个简单的命题一直在被争论着，而答案却始终没有着落。人生在世的意义，不同的人理所当然有不同的看法。理想的状态下，对人生的意义持有不同的看法的人们，能够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看法，也能在不妨害他人的情况下按照自己坚信的人生意义生存下去。但，这只是所谓的理想状态。而人们每日每时所切身面对的现实，往往距离这个理想无限遥远。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最深的莫过于迫切的生存压力。人们不但要为自己的生存奔波，还要照顾老人，抚育子女，像蚂蚁和蜜蜂一样，为了衣食住行日复一日地拼争下去。当生存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还会为了成就事业、建立荣誉、实现理想而奋斗进取，甚至只为贪婪的欲望驱使着疲于奔命。但这还远远不够：即使得到了渴望的一切，人心还是不能得到满足。更多的时候，占有只能激发起更多的不满足，乃至更加强烈的占有的欲望。想得到没能得到的，得到的绝不能失去……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欲望构成循环的悖论，身陷其中的人们如同轮盘上的转子，永无止境地疲于奔命中旋转着，再也停不下来。

曾经有太多的历史试图劝说人们：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永无止境、却不能克制的欲望。也有太多的故事试图告诉人们，当站在生命的尾端回首眺望的一个人，他所看到的意义，只是这一生的经历。欢乐的、痛苦的、激情和热血中奋斗过的、愤怒与颓丧中沉沦过的……太多的人看到了这些，当他们已经站在生命的尾端的时候：太多的意义，太多伟大的意义都随着时光的流逝黯然失色；长存心间的只有那些点滴平淡的幸福和美丽，恍如只在昨日一般。

这就是芭蕉的俳句。

春雨や蜂の巣つたふ屋根の漏り

春雨沥漏屋檐下，滴水流落野蜂巢

木のもとに汁も膾も桜かな

樱树下/汤兮菜兮/尽没落花间

朝露や撫でて涼しき瓜の土

朝露兮/拂之甚凉/瓜上土

朝顔に我は飯食ふ男かな

吾乃朝食者/目望朝顔花

葱白く洗ひたてたる寒さ哉

洗葱白/触手甚冰凉

衰ひや齒に喰ひ当てし海苔の砂

日渐衰朽兮/齿咬海苔中沙粒/感触甚鲜明

田一枚植て立去る柳かな

吾在柳下/望彼耕植一方田

朝茶饮む僧静かなり菊の花

法师朝饮茶，寂静菊之花



秋涼し手ごとにむけや瓜茄子

秋凉夜/晚饭时/手剥茄子黄瓜

夜竊に虫は月下の栗を穿つ

堂皇秋月高悬夜，秋虫钻栗窃有声

秋風の吹けども青し栗の穂

秋风吹拂过，栗穗色尤青

初時雨猿も小蓑を欲しげなり

初冬降临时雨至，猿也欲披小蓑衣

雪の朝独り干鮭噛み得たり

深雪清晨，独自咀嚼鲑鱼干

蜻蜓难驻立，草叶随风中

与蝴蝶仿佛，蜜蜂和蜻蜓也常作为春日的象征，被生动细腻地刻绘于俳句中。绚丽旖旎的春日，当心灵为生命初绽的轻快音符轻轻扣响时，诗人自然而然流露出欢悦之情。春日晴明，诗人便化身成蹒跚跌撞的蜜蜂，沉醉在牡丹花蕊深处那沁人心脾的芬芳中。和风吹拂，诗人又化身成细草梢头轻盈伫立的蜻蜓，随风摇曳着流连忘返于清新的青草气息中。但，大抵是物极而反之故，代表欣欣向荣之生命力的蝴蝶，在芭蕉的俳句中又一度被赋予哀婉伤逝的意味：未能在春日破茧而出的蝴蝶，直到寒秋深处，仍然以菜虫的姿态沉眠着。未能育化的生命，在寂静的沉眠中无知无觉地死去。仿佛无声的悲曲：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总令人生出无穷无尽的叹息。

胡蝶にもならで秋経る菜虫哉

深秋有菜虫，尚未化蝴蝶

对比于蝴蝶所象征的繁丽欣荣，传统的东瀛美学中，蝉被赋予了消逝的悲感、无奈和深切惋惜。秋蝉的鸣叫之声，寓意了即将失去生命时惨切的绝望；而空蝉遗蜕，则被寓意以失落、缅怀和无可挽回的哀伤。蝉所寓意的伤逝，并不仅限于生命。这种悲切的寓意广泛地延伸于世间一切珍贵美好的存在，爱情便是其中一端。

梢よりあだに落ちけり蝉の殻

空蝉遗此蜕，自摇颤微微

やがて死ぬけしきは見えず蝉の声

花 鸟 月

月花もなくて酒のむ独り哉

无花亦无月，对酒独酌哉

うき我をさびしがらせよ閑古鳥

非我心悲怆，长闲古寂杜鹃声

——芭蕉

生息流转的自然呈现出的千姿百态中，花、鸟和月一直备受东瀛歌句诗人们的垂青。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反复作歌咏叹；在反复歌咏中被寄托重重感情的花、鸟和月，成为东瀛审美传统中的经典和永恒。立意风雅的芭蕉，自然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错过这些经典而永恒的审美意象。他从漫长旅行中切身感受自然，以生动的色彩重新渲染因思情僵化而暗淡失色的古典之美，让笔墨之端的花、月和鸟重新鲜润起来。

鐘消えて花の香は撞く夕哉

云钟长逝花香驻，良辰美景在今夕

盼望到拂晓，才见天色稍晴：“……众人皆起。唯有月色、雨声之美景充溢胸底，却难以成吟。”远道前来赏月却未能如愿尽兴，诗人遗憾之余，怀着与旅伴同病相怜的心情，写下雨月交辉的动人诗篇：

月はやし梢は雨を持ながら

月飞林梢雨霏处，月沐雨珠散清光

鹿岛之行的遗憾，赏月成为诗人倾心向往的愿望。贞亨五年的八月，“秋风阵阵，吹动前往更科姨舍山赏月之心”。《更科纪行》中，诗人自京都启程，经过近江、尾浓等地，前往更科姨舍山。此一路行程险峻，前所未有。诗人骑马行经山道，但见“高山险峰磐压头顶，左边大河流淌，崖下为千寻之幽谷，无尺地之平坦，鞍上颠簸，无时不胆战心惊”。又过栈桥、寢觉床、猿马场岭、立岭等四十八弯等令人心惊目眩的险峻之地，徒步而行的诗人，但见山路“逶迤盘陀”，但觉脚步“如踩云端”。经过艰险的旅程，诗人毕竟得以欣赏到世所罕见的优美月色：中天明月，仿佛用螺钿泥金细笔描绘。万里无云的天际，皎皎高悬的秋月有如玉盘。“月光筛透树间，自破墙照入房间”。回想古时候，便在如此月明夜深，远远闻得驱赶鸟雀的曳板哗哗作响。向京城进贡的名马于此月夜行经艰险的山道，踟蹰徘徊。怀古幽情，便有种种良深感触徜徉心际。便如诗人所云：于是月夜，“此极尽悲秋之心也”。

名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

月满中天，闲步池畔；此夜深长，不觉将尽

雲をりをり人をやすめる月見かな

久望明月生倦意；何妨暂歇待云开